



小說世界叢刊
野人記第三編

野人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野人記 第三編

猿虎記 下冊

第十一回 埋俠骨豪士酬深恩 却寢宮蠻奴漏機密

太山於安杜生死後，因為他外貌雖是荒僧，胸襟中却抱着俠義肝膽。爲着救他妻子，送了性命，很是感激他。替安杜生揀一處隱僻地方，挖了個坑，將安杜生遺骸，好好抱着，放下去。放得四平八穩，然後用鬆土輕輕覆上，做了個墳。一切停妥，纔照着安杜生指點方向，追下陸可夫去。現在已經知道前面走的女子，確是琴痕。並且又落入陸可夫掌握之中。急於想救琴痕。雖是想快一些前進。叵耐一路上歧路很多，來往的人又多。陸可夫等足印，早就給土人等走過，將他紊亂，一時分別不清。還虧得太山嗅覺異於常人，雖屬模糊，還可以分別得出。不過一到晚上，又模

糊起來。也知道他的猿虎，一定會隨後追來。怕他們迷失道路。在經過之處，樹木藤蘿上，把身子多擦幾下。好讓他們一嗅，就會知道自己的去處。誰知天又下起大雨來。雨勢很大，不能前進。只得揀一株大樹歇下。誰知天明已後，雨還不止。等到雨止，天上陰雲四塞，不見日光。不但陸可夫蹤跡，已經給兩天的雨洗去。連土人都不見一個。自己的猿虎，也不見追來。恐怕他們也受了苦雨的影響，尋找不着。還有一件苦處，足下所走之處，都是生路。沒有了日月星辰作準。連方向都不明白。直到第七天午後，太陽纔從雲中出來。太山自有生以來，竟第一次迷了路了。只知妻子在這左近。要去救他們，不知從何入手。還不知這七天之內，他們還在世間沒有。陸可夫既有報復之心，琴痕既逃走過一次，又知道自己一定追蹤而來。趁還在掌握之時，一定要實行蹂躪的宣言。要去救援，已難再緩。只是方向不明，蹤跡又給大雨沖去。究竟他是進內地去，還仍返烏甘壁河流域，也屬茫然。記得前幾天看見的烏甘壁河河流淺窄，就用獨木艇也難航行。不過陸可夫不走河邊。又是上何處的呢？從安杜生預計的路程看來，大約他預備上善集壩去。那條路很

危險，陸可夫似乎沒有這個膽量敢走。後來想去，或者他怕猿虎追趕，竟走那邊。因此拿定主意，向東北追去，徑赴德領東非洲。路上遇見土人，或者可以得些消息。次日，居然在路上經過一處村落。太山進去一看，居民都已走了，心中非常懊喪。四處搜尋，給他找到一個少年。那個少年見了太山，嚇得不得了，不敢再事抵抗。扔下軍械，伏在地上，睜大了眼睛直嚷。太山用溫語再三撫慰他。問起他驚怖的理由。纔知道前幾天有一隊白種人，在他們村落中過去。說是有一個白種魔鬼，在後面追來。警告大眾，要求村中安寧，必得設法堵截纔好。他們還把太山的面貌裝束，告知大眾。所以少年一見太山，就認識他是那個白種魔鬼。據那些白種人說，後面還有不少裝着猿虎的魔鬼跟着。太山一聽，就知道這是陸可夫的狡計，故意造出這種謠言，好讓土人出來妨礙太山的進行，好讓他脫逃。據少年說，陸可夫還懸了重賞，教土人截殺太山。他們也想得這種賞銀。只可惜見了太山，以爲他真是魔鬼，連血都嚇得冰冷，那裏還敢動手。現在見太山待他好的，一些沒有傷害他之心，神纔定了。太山教他帶着回去，一路上還教他招集流亡。同他們講，

只要好好回來，問幾句話。白鬼答應決不傷害他們。那些土人聽了，一個個溜回來。雖是回來，因為腦筋中還含着陸可夫的話，有些心驚膽戰。酋長也跟着回村。太山很想向他探問陸可夫的下落。酋長是個矮胖漢子，相貌非常猥瑣，生着一雙猿臂。從外貌看來，是一個欺詐小人。他這部落，本是個吃人部落。還虧得有了陸可夫先入之言，怕太山真是一個魔鬼，森林還伏着他侍從在那裏，聽他使令，纔不敢動手。不然早就帶着部下，把太山拿下宰了。他的名字是闕威然。太山問過少年，胸中早有成見。細細再問他一遍，據他說起陸可夫確是非常驚怖，是投東部去的。他的僕人，逃亡的很多。在這個村中，因為覺察又有五個人想逃，就在本村宣佈他們死刑。一個個都用繩子勒死了。他們僕人，沒有人不怕他的。跟了他走，也是沒法。他們口中雖不講。從闕威然看來，不久必有重大變化。他那些扛東西的人，同廚子，侍者，擡槍之人，一齊要走。扔下那些白種人，讓他們嚐嚐森林中慘境。太山向他探聽琴痕消息。他只說不知。據他說那些白種人之中，並沒有婦孺在內。太山聽了知道他是撒謊。用種種方法，繞着大灣問他。這個吃人的野蠻，煞是機

警，只是一口咬定沒有婦孺。太山問他要東西吃。他遲疑了許久，纔吩咐備餐。吃飯之時，太山向別的人探問。他們礙着會長在座，也不敢說。察言觀色，知道他們一定知道的。爲着要借此探訪琴痕等消息，打算宿在村中。向會長一說，會長欣然答應，把一切遲疑態度，全都消除，竟殷勤起來，想把村中最好的屋子，給太山住。這一所屋子，向來是會長同他大夫人住的。想把大夫人送到二夫人屋中去住，自己却想住小夫人處，好讓太山。會長這種殷勤，太山也不明白。他已經忘記那少年告訴他，陸可夫要懸賞殺他的話。原來會長想候他睡熟，派人將他殺死，好向陸可夫去請賞。急於成功，儘催着太山去睡去。說是你疲乏不堪，請你上我宮內睡去罷。太山雖不願上茅舍去睡。因爲想找一個少年談談，探聽探聽心中記着的事，想等火光就熄之時着手。會長教他去睡，他也答應；不過願意同少年將佐同住，萬不肯佔據大夫人寢宮，使大夫人出去受寒。會長的大夫人，在一邊聽着，很是感激太山。會長聽見他肯同少年將佐住，更是贊成。因爲這一來，可以堂堂皇皇派他同住的人殺他。立刻允許，教部下把太山領進靠村門的一間茅屋去。那夜

剛好有獵人從外面遊獵回來。村中人開一個跳舞會，歡迎他們。所有少年人，一概到席。闕威然等太山進屋之後，挑了幾個驍悍少年，叫到面前，教他們去同太山同睡，夜中乘機行刺。那些少年都有些害怕，要想推諉，又怕闕威然不快，說他們違抗會長命令，不肯執行職守。只得靜聽指揮。闕威然輕輕的授與密計。他在那裏授計，却不道給一個奸細，從頭至尾，聽得清清楚楚。這個人就是他的太夫人。這位太夫人，因為太山不捨他的寢宮去，非常感激太山。知道會長留賓，必含叵測。因此裝作到種的火邊添柴，留心竊聽。果然給他聽見。太山到了屋中，納頭便睡，外面熱鬧，他也不管。足足睡了兩小時。忽然朦朧中，彷彿室中有些很可疑的聲息。睜開眼來，看見這間臭氣熏人屋中，所種的火，已經就滅。火光已小，昏沉沉看不清什麼。不過從經驗上覺察，黑暗中似乎有一樣東西，向他睡的地方，慢慢爬來。側耳一聽，村中舞聲鼓聲，尙未斷絕。以為是室中同睡之人回來。只不懂為什麼把脚步走得如此之輕。不多一回，已經將近到他身邊。疑心起來，從地上輕輕起來，向對面一縱，搭着標槍問道：『你是誰？為什麼像餓獅似的，在黑暗中跑到人猿』

太山身邊來？」黑暗中一個老婦口音的人，低聲道：「先生！你不要作聲，我是譚菩薩，就是先生方纔不肯住他寢宮，趕他出外之人。」太山問道：「譚菩薩！爲什麼來找人猿太山？」譚菩薩道：「我現在是個背時之人。先生那樣待我，我感激先生。所以特地來報信的。」太山道：「你報什麼信？」譚菩薩道：「闕威然已經選定同你同住的少年。他們低低講話之時，我恰在左近，聽見闕威然交代那些人，到夜半回屋中來。若是先生醒來，他們只說是進來睡覺的。若是睡着，就立刻動手，將先生殺死。若是先生還沒有睡，教他們在先生左近裝睡。等先生一入睡鄉，就一擁而上，刺死先生。總之那先過去幾個白人，懸着重賞。闕威然貪這筆賞銀，立定主意，要幹這件事的。」太山恍然道：「不錯。陸可夫懸着賞要殺我，我怎會忘了呢。」接着問道：「奇了。闕威然既不知同我有仇的那個白人去向，就是殺了我，他向什麼地方去取賞銀呢？」譚菩薩道：「那人去得不遠，走得很慢。闕威然是知道他所取的路程，只用派人去追，就追上了。」太山道：「他們現在何處呢？」譚菩薩道：「你想去找他們嗎？」太山點頭。譚菩薩道：「我說不清那個地點。說了，你

也找不到。我帶你去便了。他們在那裏講話，不提防有條小小黑影，閃進來，爬在地下，聽得清楚，又閃將出去。書中交代，這樣黑影，是個小孩，名喚濮鸞，是會長小夫人所出。性情刁鑽，同譚菩薩結下深仇，常思報復。見他閃進太山屋中，知道必有事故，所以趕來竊聽，好上會長處去搬弄是非。譚菩薩怎會知道，輕輕的道：『既如此，我們快走罷。』這兩句話，濮鸞一句沒有聽見，飛也似跑去找會長。會長看跳舞，看得出神，並沒有覺得濮鸞在一邊叫他。後來太山譚菩薩悄悄閃出村門，走入林中。不多一回，村中又有兩個人追出來。方向雖同，走的却是間道。太山等走到離村稍遠，可以講話之處。太山問起譚菩薩，那些白人中有沒有一個女子，一個小孩。譚菩薩道：『有的。確是有一個女子，同他們一起走。那個孩子，彷彿是個小黑奴。在此地犯了熱病死了。他們就把他埋在本村。』

第十二回 安杜生輕生酬知己 陸可夫蓄志復深仇

琴痕醒來，見安杜生抱着那孩子，站在他身畔。臉上頓時現出一種悲慘恐怖之色。安杜生問道：『夫人！你爲什麼？莫非病了嗎？』琴痕不睬，詰問道：『我的孩子呢？』安杜生把手中抱着的那個肥胖孩子，遞給他。他搖着頭道：『這不是我的，諒來你也知道。難道你同那俄人似的，也是個魔鬼嗎？』安杜生失聲道：『這不是你的？你不是告訴我說金狗船上的孩子，是你的嗎？』琴痕慘然道：『不是這個，是另外一個。那另外一個上何處去了？船上一定有兩個哩。這個，我不認識的。』安杜生道：『船上並沒有別個孩子。所以我以爲他是你的兒子。這樣說，我真是抱歉得很了。』說着，頓時跼促不安起來。琴痕知道他並不認識劇克，所以有此錯誤。他說的話，也是實情。又見那個孩子牙牙學語，在安杜生手中，跳着迸着。一迴過頭來，見了琴痕，低下身，張着兩臂，要琴痕。琴痕見了，不忍拒絕。低低悲呼了一聲，縱身起來，接過那孩子，緊緊抱入懷中，垂了一回淚，把臉埋入那小孩穿的很臃腫衣服之中。起初他見這孩子，並非是他心愛的劇克，很是失望。現在却又生出希望來，疑心陸可夫的金狗輪船，在英倫出發之前，有人仗義將劇克竊去，

換上這個牙牙學語，零丁孤苦，沒人疼惜的孩子。在這蠻族之中，若是我疼他，就是個死。看他那樣，不覺動了慈愛之心。不過自己那失望之心，還不能忽然去掉。問安杜生道：『你猜得出，他是誰的孩子嗎？』安杜生搖頭道：『我實在不知。若是他不是你的，我也不知他是誰的。陸可夫他說是你的哩。這樣看來，他也不過理想而已。現在你打算將他怎樣呢？若要我回金狗船，是一定要給他槍斃的。你却不妨回去。若是要去，我送你上海邊。託此地一個土人，送你回船。你看得好不好？』琴痕叫道：『我是寧死不願再入他的網羅。還是帶着這可憐的小孩，往前走罷。若得上天垂佑，或者我們都可以逃出這個虎口，也未可定。』主意已定，就在那個村上，進了內地。安杜生從金狗船上，帶來的帳幕食品等物，却雇了六個木梳瀨人扛着。曉夜趲行，走的都是荒林古道。登山涉水。起初還記着日子，後來連日子都忘了。究竟走了幾天，還是幾年，琴痕也說不出。流離顛沛之中，還虧得有那個孩子，伴他寂寥。雖是還丟不開紀念劇克之心。不過懷中有了這個孩子，偎着，覺得心有所寄，要可以排遣一些，所以把他越發鍾愛起來。明知種族不同，決不能補

他的損失，却也感情勝無。有時還閉着雙眸，自己哄騙自己，把孩子摟得緊緊的，當他是劇克。起初他們走得很慢，因為沿路遇見從海邊行獵回來的土人，安杜生向他們探聽海邊消息，都沒有提起什麼特殊新聞。知道陸可夫還沒有尋到蹤跡追來。就爲這個緣由，不願琴痕過分辛苦，所以天天都是走的時候少，休息之時多。上起路來，安杜生總抱過孩子去，還用種種方法，使琴痕忘却行旅之苦。他因為沒有留心，誤帶了這個孩子。講到此事，還時時引咎。起初琴痕不知他的爲人，也是由他。後來慢慢熟了，知道他是個熱血男兒，也就勸他不必如此。他的對於琴痕伺候得很周摯。每到薄暮尖宿之時，總揀一處很安穩所在，替琴痕支搭帳幕。還督着木梳瀨人，在琴痕幕外，密層層撒上蒺藜，以禦林中猛獸。琴痕的食品，也是挑上好的。帶來的不夠，安杜生憑着手中火槍，獵那可口的野獸來烹調。琴痕見他對於自己，只有尊敬之心，一些沒有輕慢神色。一顆提着的心，慢慢放將下來。詳細體察，覺得安杜生外貌雖是猥瑣，胸中却抱着俠義心腸，很足以使人心敬。走了幾天，忽然消息傳來，後面有白人相逐。安杜生知道是陸可夫追來了。取聞

道，仍回烏甘壁河流域。在河畔村落中，向會長買了一只獨木艇，溯河上駛。在河中行駛之時，却沒有聽見陸可夫消息。匆匆上去，到河流淺窄，不能再事航行，方纔棄舟登陸。這一處道路更形崎嶇。他們很嚐了不少艱困。次日，那孩子又病了，一起頭就是發燒。安杜生知道這孩子的性命，是很危險。平時見琴痕愛他同自己孩子一般，恐怕同他一說，他要心裏難受，不敢啓齒。後來孩子的病，一天重似一天。安杜生找一個隱僻處所，在一條溪之側，結了一個茅屋，給琴痕居住，讓他小心看護那孩子。不料他們却運來了。纔住了幾天，木梳瀨人出外行獵，回來報告，說是陸可夫等，已在數里以外，結下帳幕。安杜生曉得他們蹤跡，已給陸可夫尋着。此間雖是隱僻，也難安住。此時逃命要緊，也不能再顧那孩子的病體。同琴痕一說，琴痕也是贊成。因為深知陸可夫性情。若是給他追到，必定先把這個孩子搶去。這個孩子一沒有人看護，必定是死。所以跟着安杜生倉黃就道，想避陸可夫等耳目。走的都是深篁密箐，人跡不到之所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木梳瀨人一個個溜了。這些人在平常無事之時，原也是很忠心，很肯受指揮的。只因平時閑談之中，常聽

見安杜生說陸可夫是個慘無人道的獸類。一到他手，決難活命。現在既已追來，不由得膽寒起來。他們性情和順，怎肯爲人冒險。因此也顧不得主人，悄悄走了。安杜生等沒法，只得認真方向，仍舊努力前進。到藤蘿阻道，荊棘叢生之所。安杜生把孩子交琴痕抱着，自己奮勇上前開路。雖是鬧得臉上手上，都是鮮血，衣服扯得粉碎，一些沒有怨言。整整走了半天。到了午後，忽然後面起了人聲。仔細一聽，正是陸可夫等。方纔安杜生走時因爲一路上剪除荊棘，進行極遲。現在路已開通，陸可夫等，倒可以通行無阻。這條路相距既近，追兵轉瞬必來。安杜生到了此時，知道幾天的辛苦，已付流水。咬一咬牙齒，想出一條絕計來。把琴痕同那孩子，藏在一株大樹之後，用藤蘿覆上。向琴痕道，『我上一天聽見木梳瀨人說，離此地一里以外，有一座村落，方向是在此地東北。我去把那俄人引別條路去。我走之後，你可以照準方向，投奔那會長去。我聽見木梳瀨人說，那會長待白人很好。雖是究竟如何，也不知道。目前事急，也只能如此。到了村中，你可以教會長，派人送你徑赴木梳瀨。那邊離海甚近，在烏甘壁河流域。天幸有船從河口往來，你就可以取

道返國。夫人！我祝你此去前途安寧。我不能再侍候你了。』琴痕失驚道：『師范！你上那裏去？爲什麼不一起藏起來，好一起向海邊去呢？』安杜生獰笑道：『我想見見陸可夫，在他面前撒個謊，說是你已經去世，省得他再來找你。』琴痕道：『你同他講話之後，不是還可以追來的嗎？』安杜生搖頭道：『我同他講過之後，未必再能同人類往來。』琴痕失聲道：『難道你料定他要殺你的嗎？』說着，仔細一想，安杜生的話，不爲無理。陸可夫一聽見自己身死，一定要將安杜生殺死，以懲他竊負而逃之罪。見安杜生不語，正待再問，安杜生把來時之路一指。琴痕低聲道：『我的死生，早已置諸度外，苟可設法，決不願使你爲我犧牲。你把手槍給我，我是會得用槍的，不妨同你一起抵抗追兵，再圖遠逸。』安杜生道：『夫人不可固執，抗拒是沒用的了。若是給他們追上，我們兩個都得准死，於我毫無益處。你得爲這孩子計算計算，若是我們都死了，還有誰去看護他。爲他分上，你得聽我的話。我把火槍子彈，全交給你，或者你將來有用着他的地方。』說着，把手中握着的火槍，同肩上圍着的彈囊，扔在琴痕身畔，頭也不迴的走了。他走的是來時

舊路。知道他是迎上陸可夫等去的。拐一個灣，已經望不見了。琴痕起初很想帶着火槍追去，一則可以幫助安杜生，二則一個人在這種荒僻所在，沒有一個朋友相伴，委實有些害怕。正想把孩子藏在懷中爬出樹前。纔把孩子抱起，見他臉色緋紅，知道不好。把自己的左頰去一偎，熱得同烈火一般。驚呼一聲，站將起來，走出樹前。頓時把安杜生的危險，陸可夫的逼近，都忘懷了。一顆心，只在那一個可憐的小孩身上，一心一意，想找一個自己有孩子的婦人來，商量救濟之方。後來記起安杜生同他講的，一里以外，那個村子來。因為孩子病勢鄭重，不敢再行擔擱，也忘記安杜生給他那支火槍，抱着孩子，直向東北方逃去。走了一回，聽見後面人聲嘈雜，緊跟着一陣槍聲，隨後又寂然了。知道安杜生已經遇害，趕緊趨行。半小時後，跟跟跄跄走進一個村落去。村中男婦，見他那種形狀，圍着亂問。琴痕聽了，一句不懂，只淚眼模糊的指着懷中抱着的，那個悲啼宛轉病孩，叫道：『熱病！熱病！熱病！』村人雖不懂琴痕的話，却看出他的痛苦來。有個少婦，扶他走進一間茅舍去。同幾個婦人，盡方救活那孩子。又有人找了村巫來，替他調治。村巫進來，在

孩子身邊，種了個火。取過一個小小瓦罐來，放上水。又在身邊取出一包末藥，放入罐中。擱上火去煮着。自己蹲在一邊，口中喃喃唱着單音的歌，用手儘在罐上畫符。等水開了，懷中掏出一根斑驢尾巴來，在罐中醮了些水，向孩子臉上亂洒。他的義務，就算盡力的了。室中諸婦，等他一走，一個個坐在那裏，唏噓悲歎起來。琴痕雖是知道他們都是爲好，純粹抱着一片好心，雖不忍抱怨，看着把他幾乎急瘋了。覺得這種景象，完全同噩夢一般。暗暗禱告上蒼，使他速醒。到了夜半，聽見村中起了一陣騷亂。土人們有爭辯之聲。因爲不懂他們語言，也懶得去問訊。隔不多一回，隱隱聽得有些足音，上他茅舍來。那時琴痕坐在火前，把孩子放在衣兜之內。看那孩子哭聲已止，靜靜躺着，雙眼微微睜着，看着琴痕。琴痕看着，心中很是着慌。這個雖然不是他的孩子，見了他病已垂危，也非常疼惜。此時幾乎忘記他不是劇克，覺得從金狗船上岸以後，形影相依。現在看着他奄奄一息，很是悲慟。看他那種苦楚，明知自己捨不得他死。爲他安寧計，却希望他早些嚥氣，省得受苦。他在那裏悲傷。門外走來的人，到了門邊，忽然住步，低聲同人講了幾句話。會長